

# 小院丝瓜

□陈红莲

小院的圆花坛中种着一株茶树，小小的，老长不大，看得人心急。春天的时候，老阿哥来访，绕着花坛转一圈，种下了随身带来的5棵秧苗，说是丝瓜秧。

也许是暮春气温刚好适合种丝瓜，也许是老阿哥的丝瓜秧特别壮实，肥嘟嘟的子叶间不几天就抽出了真叶，一片，二片，三片，小小的，不规则心形，尖上特别尖，边上生锯齿，尖跟叶柄连着筋，叶片上布满细脉，碎碎的，像细细的网，像医书上说的毛细血管，叶边微翘，硬生生挺着，碧青。青绿的根茎细细的，似嫩豆芽，底部爆出了白白的根须，远望，像5棵阔叶草。

春风吹，春雨滋，春光里，丝瓜慢悠悠地长，细藤蔓延至豌豆那么高时，我在花坛上插下了竹竿。丝瓜的卷须很有灵性，它似乎知晓竹竿可以依靠，大胆地伸出柔软的须缠绵纠结，藤和叶便借机蹿了上去。它们受到泥土和阳光的眷顾，日益葱郁起来，大叶子生出五个尖，比梧桐叶稍圆，巴掌一样摊开，雨来，发出沙沙声，似记忆中屋里的春蚕正香甜地啃着桑叶，温馨悦耳。

我找来绳子、电线、布条，牵扯到粗管子上、矮墙头的钉子里、屋檐下的钩子中，来来去去搭瓜棚。瓜棚渔网一样宽大，瓜藤还稀稀落落。清晨黄昏，饭前饭后，总要时不时张望几番，看见有重

叠的瓜藤，趁早分东西，稍一疏忽，卷须一圈圈缠牢了，会像情人动了情，要死要活地不好拆离。请教老阿哥，说可以适当施点肥助长。果然，施肥后的丝瓜长势良好，藤生藤，蔓长蔓，出差才几天返回，一迈进院子，满眼都是绿意。阳光把藤和叶投影在洁净的水泥地上，叶是叶，须为须，轮廓分明，像一幅水墨画，舀水浇灌，发现根部的主藤已粗壮如大拇指了。

忽一日，丝瓜长出了花蕾，藤与叶柄的丫间，抽出了一簇簇花蕊，像一粒粒有菱角的青豆，大大小小挨着圈，不显眼，开成丝瓜花，却又美艳无比，花瓣鹅黄色，薄如蝉翼，开成一顶顶撑开的小伞，像一群顽皮的小姑娘，特别喜爱凑热闹，大清早起来，争先恐后来此集会，尽情绽放在晨光里，汇成一片黄色花海！午后，古拙的瓦房看着它们慢慢卷起花边，睡成婴儿松散的粉拳，傍晚时分，撒一地黄花，依然鲜活优雅，若是林黛玉见了这般花落诗情，或许性格也能开朗活泼起来。而我更在意雌花的多少，酷暑中烈日下，但见花开肆意，结下的丝瓜却少之又少，有时明明看见小瓜成形了，不想又枯萎了下去，心里暗暗惋惜。

转念一想，即便它们不结果，每天能欣赏到花开花落，也是饱了眼福，何来遗憾？更何况连绵绿荫严实实遮挡了烈日，带给我的又岂止是清凉？清早

起来，往返荫下，洗衣烧水煮饭，服侍婆婆，催促着上班，勤勉如花丛中嗡嗡扬扬忙碌的蜜蜂。生活纵使不易，也要活如丝瓜，藤韧叶茂，花如笑脸。

高温一过，天气稍凉，丝瓜结果了！花梗香烟一样长短，顶部戴花，不出三五天，便如藕节般滚壮，东一根西一条挂下来，圆柱形，短棍般粗壮，翠衣糙皮，纵条纹，此为肉瓜，是丝瓜中极品，肉厚籽少，质地细腻，入口糯软滑溜，深受家人喜爱。一碗海鲜丝瓜汤，是我近期的招牌菜：挑鲜蟹一只，去壳洗净，切块，入油锅旺火翻炒几许，下丝瓜再炒，加水烧开，丝瓜瓤白皮绿，泛于汤水中，鲜蟹肉白壳红，隐于丝瓜间，一上桌，抢眼球，品尝过，更是赞不绝口。丝瓜下面条，加少许雪菜肉丝，用海碗盛，吃得肚皮滚圆，仍意犹未尽。丝瓜炒蛋，丝瓜熘豆腐，丝瓜炖肉……餐桌上，丝瓜成为常客，感谢小院里的丝瓜一茬接一茬生生不息，带给我口福。

一日跟友人闲聊，说起用南瓜嫩枝芽炒菜，味之极美。突然想起年少时，妈妈六月里做馒头，总是吩咐我们摘些丝瓜叶，洗净，摊在蒸笼底，上面放上待发酵的馒头，馒头出锅后，丝瓜叶就粘在了馒头底部，这样想来，丝瓜嫩枝嫩叶也是能吃的吧？只是那一波接一波的绿瀑，已成了我的朋友，实在舍不得拿它们做试验品。

丝瓜陪着我，小院陪着丝瓜，甚好！



总第6386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hb.com.cn

# 篱笆墙的影子

□黄志昌

早些年农村乡间，随处可见一道道的篱笆墙。在院子，在路边，在屋旁……它们不单单是为了拦鸡阻羊保护庄稼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理由在其间。农民眼里，泥墙呢，太厚太重，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的轻松；砖墙呢，太贵太冷，似乎有点不近人情。所以，只有篱笆墙最合适，平易近人，有一种亲切感。它就地取材，简单易做，可以是竹的，可以是木的，也可以用荆棘编排而成。无论哪一种，都是青青细细柔柔长长，像是过不完的青葱岁月；它蜿蜒着，像一条绿色的丝带，又像一道天然屏风，拴住乡村的暖，拴住农户人家的质朴，拴住四处奔波千里之外游子的心。

一丛篱笆，也许是一串长长的豆角、丝瓜架。父亲从山上砍来几捆小木棍，整整齐齐插一圈，再用剖开的竹片拦腰夹住，扎上铁丝或竹篾，一道像样的木质篱笆就呈现在面前。当然，不用小木棍，用竹梢、杂竹也行。篱笆编成了，在春天里，母亲带我顺着篱笆墙根，点上几颗扁豆或南瓜、丝瓜之类的种子。然后耐心等待，单等春风吹，单等夏雨下，长长的篱笆上缀满了花。有紫红如梅的扁豆花，有黄色的南瓜、丝瓜花，还有自生自长赶来凑热闹的蓝色牵牛花，一朵朵形似喇叭……就这么打扮了一下，给农家小院带来了一篱笆的美丽与生机，也引来了许多的虫客：蜜蜂嗡嗡飞，蝴蝶对对舞，蜻蜓静静立，田鸡呱呱叫，偶尔有蟋蟀、纺织娘躲在花篱深处，弹奏起柔柔的丝弦……

一丛篱笆，也许是一棵棵紧密相连的枸桔或是榿柳。有着针针尖尖的枸桔树，不挡风，不遮雨，却可以忠实守护好它的小院；而被世人惯称为

只能夹笆的榿柳，理所当然忠于职守了，它既能守护，又能开花美景。秋天，院子里的石榴、枣树挂满了果儿，那红的青的，大的小的，就是好看诱人。于是，几个嘴馋顽童，商量商量，围着这带刺篱笆转了又转，就是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。这些，枸桔、榿柳都看得真真切切，只是不想说。到了石榴、枣儿卸果时，主人家自会提了满满几篮子，往左邻右舍地送去，到了那几个捣蛋鬼家，反而送得特别多。当顽童们咀嚼上甜津津、脆生生的果子时，真不知道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？

一丛篱笆，也许是一首诗一幅画。红红的太阳升起来，一声鸡啼催醒了黎明。一刹那，乡村沐浴在红色的云霞里。山雀、黄莺等鸟在篱笆上唱起了情曲，婉转而多情。我一觉醒来，绕着篱笆看了又看，的确像在读一首诗，又像在欣赏一幅画。每一片叶子都是清澈亮丽的，每一朵花儿都散发着芳香；就连昨晚刚刚酿就的露珠儿，一旦亲近上绿绿的篱笆，很久很久舍不得离去。露珠儿从高处滑落，落在低处的叶面上，最后滴落在篱笆下矮矮的草丛里，被几只早起的昆虫抢了去。

青青的篱笆把我包裹在幸福的记忆里。我知道，那时的乡村是贫穷的，但又是质朴的。每个村庄有每个村庄的气息，每一个村庄总有那么几丛绿色的篱笆墙展示在人们眼前。在春天，它能推开料峭的春寒，跟墙头的五爪藤较着劲，和田畈里的庄稼打着赌；在秋天，篱笆上青青红红的果实，站在高处，飘在空中，惹人喜欢。

一丛篱笆，也许就是一道女人的风景线。透

过篱笆，能看到鸡在啄食，鸭在嬉戏。忽而，篱笆深处出现一张熟悉的面孔，和蔼的女人手提竹篮向菜畦走去，弯下腰去割菜、拔萝卜、摘茄……只一袋烟工夫，就装了一小篮，拎着往回走。忽而，篱笆外李家婶子与她打起了招呼。于是，隔着篱笆，拨开一条小缝，聊上了。东家长西家短，没完没了，嗓门也时高时低。

篱笆必定配有柴门，竹编的、木制的都有，便于进出。与柴门相守的人，大多是女人。她们无数次地把院里的瓜呀菜呀，加工成你最喜欢吃的；她们用单薄的柴门、破旧的老屋、绿色的篱笆围住自己艰辛而平平淡淡的一生。

一丛篱笆，也许就是一只看家狗的分界线。篱笆之内，是狗的管辖地；篱笆之外，可管可不管，这也许是狗自己定下的。不过，在篱笆最恰当的位置，总有狗的几个瞭望口，有时它把头伸出去，看看外面有什么动静，瞎叫几声，显示一下本狗的能耐与威风，何尝不可？这就应了“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”这句诗了。要是有个陌生人靠近篱笆，甚至向它的管辖地走来，它会狂吠不止，窜出去又奔进来，如此反复，还竖着鬃毛，样子实在可怕，胆小者望而却步。只有待到主人允许，训斥它几句，狗才停止狂吠，摇几下尾巴，表示向客人致谦。篱笆深处，偶尔有只野猫或黄鼠狼探一下头，目标当然是鸡和兔等。狗立即闻出异味，四处察看，警觉地叫几声，那杂种们赶紧缩回头，逃之夭夭。

绿色的篱笆，慈祥的女人，忠于职守的狗，那些远去的思绪，久久地相守在我的心里……